



藏經音義述略

陳士強

藏經音義，又名「佛經音義」、「佛典音義」指的是專門用來訓釋佛典中有一定難度的語詞的讀音和含義，兼及字形辨析的一類佛教典籍。由於這些典籍的書名大多帶有「音義」兩字，因此，人們一般把它們稱為「音義書」，用通俗一點的話來說，也就是語詞類佛教辭典。

「音義」，本是儒家小學類著作中的一個分支，起初是專門用來訓釋儒家經典的字音和字義的，相傳最早的音義書是後漢末年孫炎作的《爾雅音義》。以後，它們也被用來訓釋史書和其他一些重要古籍中的語詞，出現象三國時事昭著的《漢書音義》一類的著作。

佛教之有音義，確鑿可考的，以唐西明寺沙門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中說的北齊沙門道慧撰的《一切經音》為最早。但道慧之書「不顯名目，但明字類，及至臨機搜訪，多惑」，也就是說，它收錄的語詞雖然摘自各部佛經，但並不標明經名卷次，因此，

待到讀佛經的人碰到難懂難讀的語詞，臨時需要查檢時，卻無從入手。其後造佛經音義的有隋代的智騫《續高僧傳》卷三十介紹說：「沙門智騫者，江表人也。偏(遍)洞字源，精閑道俗(指字的通體和俗體)。晚以所學追入道場。自祕書正字，黜校著作，言義不通，皆諮騫決，即為定其今古，出其人迹，變體詰訓，明若面焉。每曰：餘字學頗周，而不識字者多矣，無人通決，以為恨耳。造《衆經音》及《巷雅字苑》，宏紱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為珍璧。」(《大正藏》第五十卷，第704頁中、下)但智騫撰的《衆經音》也已失傳。現存的藏經音義以唐初翻經沙門玄應撰的《一切經音義》為最早。繼之者，則有唐京兆靜法寺沙門慧苑撰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唐翻經沙門慧琳撰的《一切經音義》；遼燕京崇仁寺沙門希麟撰的《續一切經音義》；北宋精嚴寺沙門處觀撰的《紹興重雕大藏音》；後晉漢中沙門可洪撰的《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遼幽州沙門行均撰的《龍龕手鏡》。茲分述如

下：

一、「唐」玄應《一切經音義》

此書原名《大唐衆經音義》，略稱《玄應音義》，二十五卷。原書未署撰時。從卷二十五收有玄奘於承徽五年（六五四）七月譯出的《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以及道宣於麟德元年（六六四）撰《大唐內典錄》時，已稱玄應「物故」（去世）來看，它約成於承徽六年（六五五）至龍朔三年（六六三）之間。載於麗藏「納」至「轉」函、宋藏「階」至「弁」函、元藏「階」至「弁」函、明南藏「云」至「雁」函「郡」、明北藏至「并」函，收入日本編《正藏經》第六十七冊。

《玄應音義》共訓釋四百五十六部漢譯佛典（不收漢地佛教撰作的音義，按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西方賢聖集傳，以及唐玄奘部分新譯的次序編排，收詞近一萬條。見錄的詞目，以中國本土通用的古漢語詞匯為主，如諧雅、娟飛、寥廊、弱冠、庭燎、卜筮、踟躕、譎詭、嵯峨、怵惕等；由梵文音譯或義譯而產生的翻譯名詞（外來詞）爲次，如摩揭陀（國名）、羅閱（城名）、耆闍崛山（山名）、尼連禪河（河名）、娑羅（樹名）、分陀利（花名）、迦陵頻伽（鳥名）、野干（獸名）、頗梨（物名）、盧舍那（佛名）、帝釋（神名）、薄伽梵（術語）等。這中間既有印度歷史文化和自然文化中通用的名詞，也有佛教的專用名詞。

《玄應音義》對所收詞目的解釋，總括起來說，大致有以下諸項內容：

(1) 辨字形。即列舉所釋詞匯構成字的古字、異體或通假字。
(2) 注讀音。大多採用反切注音，即選取兩個字爲所釋單字注音，前一個字的聲母與後一個字的韻母、聲調相拼，即是所釋單字的讀音。也有的用同音字注音。

(3) 釋詞義。一般以引經據典的方式進行，也有少數不引典據，直接用作者的話予以解釋的。

(4) 定正訛。對經文中刊用的錯別字加以辨正。

由於各條詞目的難易程度不同，作者對詞匯以讀音和含義的理解也有淺有深，有廣有狹，故在實際解釋時，存在着種種差異。大體說來，對古漢語詞匯的解釋有三種情形：一是對復合詞的前一個字進行訓釋；二是對復合詞的後一個字進行訓釋；三是對復合詞的前後兩字分別進行訓釋，或者合釋。其例如下：

「捫摸、莫奔、莫本二切。《聲類》：捫，摸也。《字林》：捫，撫持也。案：捫持，謂手把執物也。」（卷十，《地論》第五卷音義，《正藏經》第六十七冊第182頁上）

「痴瞽 公戶切。《三卷》：無目謂之瞽。《釋名》云：瞽目者，眠眠然，目平合如鼓皮也。」（卷一《大方廣佛華嚴經》第一卷音義，第38頁上）

「僂倪 亡忍切。下（指「倪」字）無辨切。謂自強爲之也。律文作「僂」，非也。」（卷十五，《五分律》第二卷音義，第256頁下）

至於對梵文翻譯名詞的解釋，則着重於說明它的不同譯名和含義。對構成這一外來詞的單字，則視其難易程度，有注音的，也有不注音的。如：

「南無 或作「南謨」，或言「那莫」，皆以歸禮譯之。言「和南」者，訛也。正言「煩淡」，或言「槃淡」，此云「禮」也，或言「歸命」，譯人安義命字也。」（卷六，《妙法蓮華經》第一卷音義，第123頁下）

「加趺 古遐切。《爾雅》：加，重也。今取其義，謂交足坐也。經中或作「結交趺坐」是也。山東言「甲趺」，江南言

「跔跨」。跔，音平患切；跨，口瓜切。有從「足」作「跔」，文字所無也」。(卷二十五，《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十二卷音義，第381頁下)

此外，無論是古漢語詞匯還是翻譯名詞，都有一定數量的詞目是只注音切而不釋詞義的，如卷一收錄的「郁鳩」、「蔚著」、「蹶比」、「摩爹」、「鉢郎」、「三姥」、「那梯」等；也有一些詞目在不同的經卷音義中重複出現，如「罽礙」、「欄楯」、「甲冑」、「顧眄」、「恃怙」、「囹圄」等，既見於卷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也見於卷二的《大般涅槃經》音義。

《玄應音義》搜採廣博，在詞目的釋文中，徵引了自秦漢以來迄唐初為止問世的數十種古籍。其中數量最多的是字書、韻書和訓詁書，其次是經史注釋。

在《玄應音義》徵引的古代語言文字類工具書中，除《爾雅》、《說文解字》(東漢許慎著)、《小爾雅》、《方言》(西漢楊雄著)、《釋名》(東漢劉熙著)、《廣雅》(曹魏張揖著)、《玉篇》(蕭梁顧野王著)等少數著作流傳至今以外，大多數著作早已亡佚。僅以《玄應音義》卷一為例，所輯存的這些佚著就有：《字書》、《字林》(晉昌忱著)、《字略》(全稱《文字集略》，梁阮孝緒著)、《三蒼》、《字詁》(全稱《古今古詁》，張揖著)、《通俗文》(東漢服虔著)、《蒼頡篇》(秦李斯著)、《韻集》(晉昌靜著)、《三蒼解詁》(晉郭璞著)、《埤蒼》(張揖著)、《字苑》(全稱《要用字苑》，晉葛洪著)、《聲類》(曹魏李登著)、《字統》(北魏陽承慶著)、《爾雅音義》(後漢孫炎著)、《廣蒼》(樊恭著)等十多種。

這些佚文成爲後人輯佚鈎沉的瑰寶。清代孫星衍輯《蒼頡篇》，任大椿輯《字林考逸》、《小學鈎沉》，王謨輯《漢魏遺書鈔》，馬國翰輯《玉函山房遺書》，黃奭輯《漢學堂叢書》，無不從《玄應音義》和後來的《慧苑音義》中摘取過資料。

二、「唐」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

此書略稱《新譯華嚴經音義》、《慧苑音義》，二卷。原書未署撰時。從新羅崔致遠《法藏傳》和慧苑自序的記載推測，約撰於武則天神功元年(六九七)至睿宗太極元年(七一二)之間。載於麗藏「轉」函、宋藏「弁」函、元藏「弁」函、明南藏「塞」函、明北藏「弁」函，收入日本編《正藏經》第六十七冊。

《華嚴經》凡有新舊兩譯。「舊譯」指的是東晉佛跋陀羅於義熙十年(四一八)譯出的六十卷本以《華嚴經》，有關它的音義，已爲《玄應音義》卷一所訓釋；「新譯」指的是唐實叉難陀於證聖元年(六九五)至聖歷二年(六九九)譯出的八十卷本的《華嚴經》，有關它的音義，便是《慧苑音義》所要訓釋的。因此，在藏經音義中，《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希麟音義》等都屬於「衆經音義」，因爲它們所訓釋的是許多種佛經的音義；而《慧苑音義》則屬於「單經音義」，它只訓釋《新譯華嚴經》一部佛經的音義。

《慧苑音義》所收的詞目與《玄應音義》略有不同：一、在《玄應音義》中，古漢語詞匯約佔總詞目的三分之二以上，梵文翻譯名詞不到三分之一；而《慧苑音義》則可能是受了法藏《華嚴梵語及音義》一書的影響，所收的梵文翻譯名詞有明顯的增加，其數量已經接近於古漢語詞匯。二、《玄應音義》所收的古漢語詞匯全是由兩個漢字組成的復合詞；而《慧苑音義》既收由兩個漢字組成的復合詞(如器仗、光瑩、棟宇、冥默、珍玩等)，也收單字(如挹、隆、肇、爰、式、繕等)、詞組(如不唐捐、心馳蕩、夷險道、香水澄淨、垣牆繚繞、機關木人等)和短句(如妙音遐暢無處不及、湍流竟奔逝，一切樂器不鼓自鳴、菩薩無礙乘巾之出三界、何緣致清淨衆會等)。

在釋文方面，《慧苑音義》一般是將詞目中所要解釋的字摘

出，然後用反切或同音字注音；援引羣典以釋義；間紕偏旁、通假、異體以辨字形；或附作者的闡釋和考證。至於對梵文翻譯名詞的解釋，則着重於不同譯名的列舉和意思的說明。其例如下：

「闍梨 具云「阿闍梨」，此云「軌範師」，謂之弟子軌則師範。然有五種闍梨：一羯磨、二威儀。三依止、四受經、五十戒。闍梨，西域有君持闍梨」。(卷上，經卷第十四音義，《正藏經》第六十七冊第408頁上)

「泉流綦映 綦，於營切。《珠叢》曰：綦，卷之也。《字指》曰：映，不明也。按：經言泉流交絡，互相纏絡，互相隱映，故曰綦映也。「映」字，經本有作「月」邊「英」者，蓋是胸臆」。(卷下，經卷第六十八音義，第416頁下)

「不藉耕耘而生稻梁 耘，於君切。梁，呂羊切。《毛詩傳》曰：耘，除草也。《說文》曰：梁，米名也。「耘」字，經本作「芸」者，乃是「芸苔」菜字，非此所用。「梁」字或亦從「禾」也」。(卷下，經卷第七十音義，第417頁上)

《慧苑音義》徵引的古書頗多，其中有不少是今已亡佚的經史注釋和音韻訓詁類著作。如：《切韻》(隋陸法言著)、《埤蒼》(曹魏張輯著)、《論語注》(東漢馬融著)、《韻圃》、《珠叢》(全稱《桂苑珠叢》，隋諸葛穎著)、《字指》(晉李彤著)、《國語注》(東漢賈逵著)、《字書》、《左傳注》(西晉杜預著)、《儀禮注》(東晉劉兆著)、《周易注》(蕭齊劉瓛著)、《孟子注》(東漢劉熙著)、《韻略》(楊休之著)、《字統》(北魏陽承慶著)、《漢書集注》(晉灼著)、《韓詩傳》、《漢書注》(臣瓚著)等。這些都是整理古代文獻，補逸訂訛，研究古字、古音、古義的重要資料。

三、「唐」慧琳《一切經音義》

此書略稱《大藏音義》、《慧琳音義》，一百卷。唐元和二年(八〇七)撰。載於麗藏「田」至「洞」函、頻伽藏「爲」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慧琳音義》是唐代佛經音義的集大成者。全書共收錄佛典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日本《大正藏勘同目錄》只列了一千二百二十部，脫載了《離垢施女經》等九部)，以《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收載的藏經爲主，兼收《開元錄》以外和以後的其他典籍，如《釋門系錄》、《利論衡》、《道氣定三教論衡》、《崇正錄》、《荊州沙門無行從中天附書於唐國諸大德》、稠禪師《寶法義論》、神秀《觀心論》(以上均爲佚作)等。始自唐玄奘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終於唐義淨撰的《護命放生法》。由於其中《顯無邊佛土功德經》等一百三十餘部佛典只錄書名而不釋音義(作者稱爲「無字」、「未音」、「無字可音」、「無字音訓」等)，故實際訓解的是一千一百六十餘部佛典的音義。

在《慧琳音義》訓釋的衆經音義中，《放光般若經》等三百三十餘部音義，是從《玄應音義》上轉錄的；《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大灌頂經》、《法華經論》、《佛本行贊傳》四部音義，是慧琳根據《玄應音義》重訂的；《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是從《慧苑音義》上轉錄的，並保留了慧苑自序；《大般涅槃經》音義，是根據開元二十一年(七三三)終南山智炬寺沙門雲分撰的《大般涅槃經音義》刪補的，並保留了云公自序；《妙法蓮華經》音義是根據玄奘的弟子大乘基(即「窺基」)的《法華音訓》增訂的，並保留了大乘基自序；其餘的佛典音義爲慧琳所撰。因此，在《慧琳音義》中既有舊輯，又有新撰，並非都是慧琳一個人撰作的。

《慧琳音義》作釋的對象，既包括經文中難讀難解或難識的語詞。也包括一些有名的經序中的語詞(此與《慧苑音義》相同)，如唐太宗制的《大唐三藏聖教序》(見卷一)、睿宗制的《大寶積經序》(見卷十一)、武則天制的《大乘入楞伽經序》(見卷三十一)、德宗

制的《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序》(見卷四十一)等。

《慧琳音義》的釋文，大體上包括以下層次：

(1) 注音。大多用兩個字的反切來表示，也有的用同音字來表示。間注「秦音」(指北方音)和「吳楚之音」、「吳音」的差殊。

(2) 釋義。以引證衆書的方式進行。

(3) 析字。分析所釋單字的偏旁結構(如從×作×)及性質(如「象形字」、「會意字」、「假借字」、「形聲字」、「轉注字」、「指事字」，即「六書」)。

(4) 辨體。指出所釋單字是「正體」還是「俗字」，間辨「草書」與「隸書」的不同寫法。

(5) 正訛。勘正佛典中對這一詞或字的誤寫。其例如下：

「嫉慳 上音疾。王逸注《楚辭》曰：害賢曰嫉。下坑閑反。《韻英》：惜也。《集訓》云：慳者，謂慳也。《字典》云：貪也，從心，堅聲也」。「卷一，《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十六卷音義，《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316頁下)

「曦赫 喜猗反。《韻詮》云：赫曦，日光也。《字書》：光明，盛也。《說文》：氣也，從日，今聲也。《經》從火，非也。或作「晞」，亦通也」。(卷二，同經第七十六卷音義，第320頁上)

「折伏 上章熱反。孔(安國)注《尚書》云：折，斷也，謂斷獄也。《廣雅》：折，曲也。《古今正字》：從手，斤聲也。下馮福反。《考聲》云：屈伏也，從也。《說文》云：伏，伺也。犬伺人，便即伏，從故人從犬，會意字也」。(卷三，同經第三百二十六卷音義，第325頁上)

據唐太常寺奉禮郎景審《一切經音義序》介紹，《慧琳音義》所定的字音，主要取於元庭英的《韻英》、張戢的《考聲》和陸法言的《切韻》；所定的字義，主要取於顧野王的《玉篇》、許慎的《說

文》、呂忱的《字林》、陽承慶的《字統》、未詳作者的《古今正字》、《文字典說》和元宗的《開元文字音義》，這些書未備的，才取於他書。其實，這是一個粗略的說法，並不十分準確。

因為《慧琳音義》徵引的經史子集各類古書約二百餘種，以收錄語詞最多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音義為例，徵引次數較多的曲籍，分別是：《說文》、《考聲》、《廣雅》、《韻英》、《集訓》、《玉篇》、《字書》、《蒼頡篇》、《爾雅》、《古今正字》、《韻詮》、《桂苑珠叢》和《文字集略》。而且《韻英》、《考聲》既釋音，也釋義；《玉篇》、《說文》等既釋義，也釋音，不能截然分開。

《慧琳音義》既是一部輔導學人閱讀大藏經的佛學辭典，也是一部詮釋詳密的古漢語大辭典。由於作者生於中唐，所引的典籍大多為唐初的古本，故此書不僅可以用來考訂詞或字的古音古義，校正今本文句上的訛奪衍倒，而且可以用來補輯逸書。清末，陶方琦輯《蒼頡篇》(補孫星衍所輯之不足)、《字林》(補任大椿所輯之不足)、易碩輯《淮南子許注鈞沉》、顧震福輯《小學鈞沉續編》(輯《蒼頡》等四十六種)、汪黎慶輯《小學叢殘》(輯《字樣》、《開元文字音義》、《韻詮》、《韻英》四種)、龍璋輯《小學蒐佚》(《蒼頡》等七十六種)，近人丁福保考訂今本《說文》的逸字逸句以及訛誤，其主要資料都取於《慧琳音義》，小部分來源於《希麟音義》和其他古書。《慧琳音義》在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上的巨大影響由此略見一斑。

四、「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

此書略稱《希麟音義》，十卷。原書未署撰時。據卷五刊載的《新譯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上音義「旃蒙歲」條的案語所說，實撰於遼統和五年(九八七)。載於麗藏「鷄」函、頻伽藏「爲」帙，收入《大正藏》第五十四卷。

《希麟音義》是《慧琳音義》的續作。全書共收錄佛典一百十部二百六十一卷。案：此系筆者據各卷目錄統計，包括卷五目錄漏載的《金剛頂瑜伽分別聖位經》一卷、卷七目錄漏載的《聖閻曼德迦威怒王立成天神驗念誦法》一卷了，以《開元錄》以後新譯的密教念誦儀軌為主體，次收拾遺編入的說一切有部律典及傳錄等。由於其中《大吉祥十二名號經》等十六部經典只錄書名。由於其中《大吉祥十二名號經》等十六部經典只錄書名，不釋音義（即「無字可音訓」），故實際訓釋的是九十四種佛典的音義。這中間，《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等二十多種佛典為《慧琳音義》已作音訓的經典，《希麟音義》復收。

《希麟音義》的釋文體例，大體上與《慧琳音義》相同。其例如下：

「緯候 上云貴反，經緯也。經音古定反。下胡構反。《韻譜》云：伺也。案：《五星曆》云：二十八宿為經，日月五星為緯，行度有踵次，故候占吉凶也。」（卷二，《新大方廣佛花（華）嚴經》卷第十二音義，《大正藏》第五十四卷第924頁上）

「鈿飾 上堂練反。《韻集》云：以寶瑟鈿以飾器物也。下升織反。《考聲》云：粧飾也。《文字典說》：修飾。《古今正字》：從巾，飼聲，音似。」（卷七，《大聖文殊師利佛利功德莊嚴經》卷中意義，第964頁中）

「間錯 上古覓反。《爾雅》云：間，代也。《玉篇》：間，廁。《切韻》：間，迭也，隔也。下全各反。《韻集》云：雜也。《考聲》：東西為交，上下為錯。律文從系作「綱」，與「攔」同。《切韻》：楛也。非間錯也。」（卷八，《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藥事》卷第二音義，第969頁下）

在釋文中，希麟共徵引了六十多種古書，其中半數以上是今

已亡佚的著作。

五、「北宋」處理《紹興重雕大藏音》

此書原名《精嚴新集大藏音》，三卷。北宋元祐八年（一〇九三）撰，南宋紹興（一一三一——一一六二）年間重刻時改為今名。載於元藏「英」函、明南藏「塞」函、明北藏「百」函，收入日本編《正藏經》第六十七冊。

《紹興重雕大藏音》與前面敘列的幾部藏經音義的體例有些不同，它只釋佛典中的單字，而不釋復合詞和梵文翻譯名詞；只釋單字的形體（規範的正體和非規範的俗體）與讀音，不釋字義。因此，它不是辭典（或詞典），而是字書（或字典）。但從分類學上來說，它仍然屬於佛教的音義書。全書共分為一百七十四個部首，收單字約五千個。始「人」部，終「雜」（指難以編入其他各部的字）部。其中，人、心、手、肉、足、走、車、刀、玉、女、目、草、木、竹、土、山、石、蟲、鳥、馬、犬、衣、邑、阜、頁、日、食、金、口、言、水、火、系、病、廣、穴、門、禾、雜等部收字較多，其餘各部收字較少。

《紹興重雕大藏音》的釋文體例是：凡所收單字只有一種寫法的，就在這個字的下面用反切法或同音字注音。如「揣 大丸、楚委二切」、「陲 垂音」等；凡所收單字有幾種不同寫法的，先列出這些寫法（一般是正體在前，俗體在後），然後注出它的正體（也有不注的）和讀音。如「耽耽上」指第一個字「正」，並都含切。「恍恍，並呼廣切」。

這些載錄對於讀者了解同一個漢字在流轉過程中所產生的不同形體，以及它的發音，提供了一定的幫助。然而，由於作者審核不精，書中也存在着一些把字形相近，但含義不同的兩個漢

字，當作同一個字的正體和俗體來處理的訛誤。

六、「後晉」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錄》

此書又名《藏經音義隨函錄》(題首或有「大」字)，略稱《可洪音義》，原作十五冊，今為三十卷。後晉天福五年(九四〇)撰。載於麗藏「振」至「侈」函，收入《大日本校訂大藏經》(即《弘教藏》)「爲」帙。

《可洪音義》的撰述緣起，據作者在《後序》中的介紹，大致是這樣的：可洪「竊見藏經音決，作者實多，而無遠慮之耽，但暢一隅之要」。(「爲五」第84頁，下同)「或有單收一字，不顯經名，首尾交加，前後失次」，如江西謙法師撰的經音；「或有署其卷目，亦不雙彰，唯標誤錯之形，餘則都無一二」，如蜀國西川厚法師撰的經音；「或有統括真俗，類例偏傍，但號經音，不聲來處」，如河東郭逵以及其他僧人所撰的經音；即使是玄應撰的《一切經音義》。「尚有錯釋未詳之字」。為此，可洪從後唐長興二年(九三二)十月始，翻檢河府方山延祚寺收藏的大藏經，「逢難字而隨讀隨抄，遇殊文而旋音旋切(指注以音切)」(《慶冊疏文》，第85頁)，歷時十年，撰成了此書。全書匯釋了《開元釋教錄·入藏錄》收載的一千七十六部五千四十八卷佛典的音義，按大乘經、大乘律、大乘論、小乘經、小乘律、小乘論、聖賢集的次序編排(其中有些佛典的先後次第與《開元錄》稍有不同)，共計收錄詞目約萬餘條，連同釋文總十二萬二千二百二十二字。

《可洪音義》的釋文一般都比較簡略，大多是直截了當地注出字音和字義，而不作「某書曰」，「某書云」式的徵引；在釋音和釋義兩個方面，《可洪音義》更注重釋音，不僅有一半以上的詞目的釋文是只釋音，不釋義的，而且在有些釋文之末所附的辨析中，

也是往往只辨音、辨形，而不辨義的。其例如下：

「亭傳 上徒丁反，下知戀反。漢家因秦十里一亭，謂亭，留也。傳，謂驛也」。(卷二，《大方等大集菩薩念佛三昧經》第二卷音義，「爲一」第38頁)

「生界 正言世界，避廟諱(指李世民)，故云生界也」。(卷七，《佛頂(尊)勝陀羅尼經》音義，「爲一」第13頁)

「蟲道 上古野二音。諸經有野道是也。漢人呼蟲毒爲蟲野也。正作「蟲」也，又音冲，非」。(卷八，《佛說持句神咒經》，「爲二」第16頁)

此外，《可洪音義》對玄應、厚法師、謙法師、郭逵諸家音義中的訛誤，也間有證正。如在《大智度論》第五卷音義「休息」條下，作者注云：「上許中反，正作「休」。郭氏音丕，非也」。又在同論第十七卷音義「能決」條下注云：「結穴反，斷也，壞也，破也。又應(玄應)和尚《音義》作胡决反，《唐韻》無此切」。這些都很有意義的。

七、「遼」行均《龍龕手鏡》

此書又名《龍龕手鑿》(宋代重刻時爲避太祖趙匡胤祖父趙敬的嫌諱而改)，四卷。遼統和十五年(九九七)撰。有中華書局一九八五年影印本傳世。

《龍龕手鏡》是一部訓釋佛典中單個漢字(間有個別由兩個字組成的複合詞)的形體、讀音和含義的字書。全書共收「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見智光《新修龍龕手鏡序》，這是將同一個漢字的不同字體均作單字計算而得出來的數字)，分爲二百四十二個部

、實法一律要破，這就是「法無我」，「滅法心」。最後連剩下的空心也要破，即「滅空心」。這已超出說一切有部的學說，接近大乘空亦復空的思想。但它僅將最後的滅空心分爲兩種，即證涅槃和入滅盡定，說明它的學說尚未擺脫小乘的局限性，與大乘所主張的無住涅槃說相差甚遠。因此「成實論」被認爲是小乘趨向大乘的過渡性作品，雖仍被列爲小乘論，但大小乘的交涉歷歷可見。它主張的斷滅假名心、實法心和空心等「三心說」，是後來大乘瑜伽行派「三心說」的淵源。

佛學的根本思想在於正確地說明因果現象，也即說明緣起的道理。原始佛學時期是以人生現象爲重點來講業感緣起的——十二因緣。這種互相依持的關係不是空泛的，而且各各環節之間都有必要的條件，如「行」的發生，必要的條件是「無明」，當然還有其它條件，但「無明」是不可少的，起決定作用的。後來緣起學說有所發展，不但涉及人生現象，而且擴大到宇宙一切現象。到了部派佛教時期，就出現解釋的不同，發展兩個極端，一是有部認爲三世實有，一是大乘思想中認爲因緣生法是空，不實在的。它雖糾正了「有」的極端，却又陷入「空」的極端，一切虛無，一切落空。龍樹認爲釋尊提出的緣起論是全面的，不單純地說有或無，而是有無的統一。如從因果關係說有無，所能推論出來的不外乎生滅、常斷、一異、來去等現象，這些都是從時空上的因果相望而說的。但真正的緣起說，對八個方面都不能執著，如果執著了就等於戲論。龍樹認爲，佛所說的緣起，是超出戲論，是消滅戲論，也可說是寂滅狀態。「八不緣起」的理論講的都是關於認識「境」的方面。而這些經據都出於「雜阿含經」（見本刊二一期拙作『雜阿含經論緣起法』）。可見大乘不離小乘，一切都是適應衆生的需要。佛法原是爲救度衆生施設，不能執著，也不應執著，只有圓融才能無礙。

（上接第16頁「藏經音義述畧」）

首，始「金」部，終「雜」部。又將這些部首單字按平、上、去、入四聲的發音分類。每個部首之下所收的單字，也按四聲的次序編排。凡由同一個單字的不同寫法而形成的字，依照唐顏元《千祿字書》的體例，將它們排列在一起，分別注以「正」（正體，即合乎字書規範的字體）、「俗」（俗體，即民間手寫的字體）、「或」（或稱「或作」，指或體，既見於字書的異體字）、「古」（又稱「古文」，指古體，即秦以前使用的字體）、「今」（今體，指漢代以後使用的字體）、「通」（通體，指公文中通用的字體）等。然後用反切注音，並直釋字義。其例如下：

「筭通（指通體）筭正（指正體）。思尹反，竹也。二（指總計有二種寫法）（卷四「竹」部，第391頁）

「𦵑古（指古文）𦵑（今指今體）。音古，髀也。二（指總計有二種寫法）。（卷四「肉」部，第410頁）

「前《玉篇》煎、剪二音。又俗音前。又《舊藏》作「儉」在《灌頂經》，神名也」。（卷一「人」部，第27頁、第28頁）

《龍龕手鏡》對於查檢唐代前後使用的俗字和異體字，研究漢字的流變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但由於它在一個部首下所收的單字與今天的詞典在同一部首所收的單字存在着一定的差異，故有時會發生查尋上的困難。如「胸」、「肝」、「勝」、「肤」、「豚」、「胙」等字，在今天是到詞典部首「月」中去查的，而在《龍龕手鏡》中則要到部首「肉」中才能查到。這是需要注意的

（完）